

海

盜

孫

毓

船

棠

著



海

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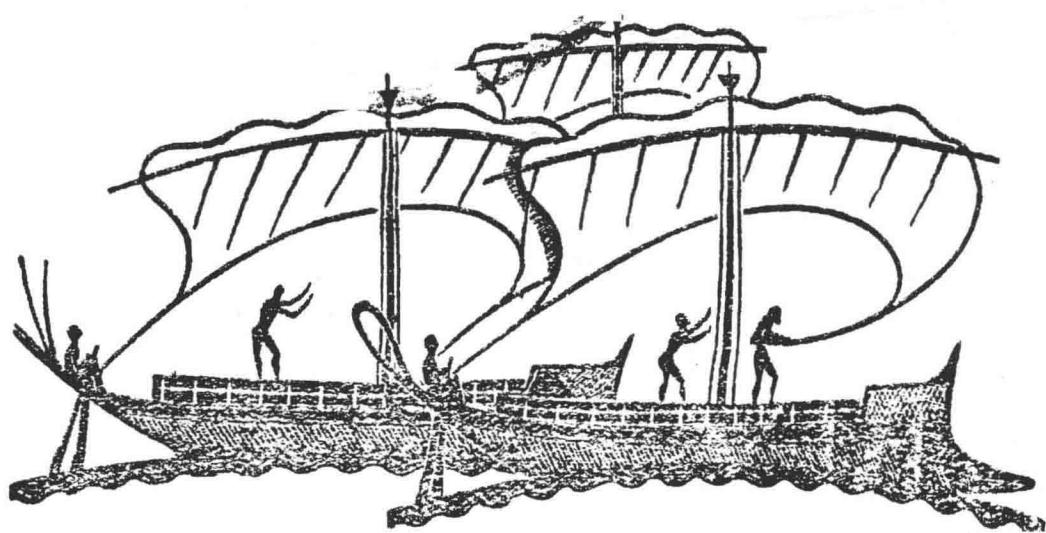
孫

毓

船

棠

著



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
海盜船

寶價五角

著作者 孫毓棠

總代售處

北平王府井大街
立達書局

印刷者

天津東馬路
文嵐移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目 錄

老馬	北極	死海	國家	海盜船	烏黎將軍	城	野狗	獵罪	掠	奴
----	----	----	----	-----	------	---	----	----	---	---

三 一 二 三 二 一 五 一 三 一 九 七

舞

我回來了

訴

船

燈

拒絕

殘春

忙

東風

誅

婚夕

三八

四〇

四二

四三

四五

四五

四七

四九

五一

五六

五八

序

這本小集子所包括的只有二十一首短詩，是三年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，不同的心情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生活經驗和思想經驗的殘片。這幾年間生活的平淡儼若孤舟靜止在熱帶無風的海洋裏，一切事物對旁人或許覺得新奇的，對我總像按時旋轉的星空，我只看到科學的規律而已。雖然表面是無波無浪的空澄，但是理智和信仰像兩個誘惑的女子牽住我左右手，幾年來把我一天天拉進一個「浮士德式的內心騷亂(Faustian Unrest)」的

深淵。多少晝夜我掙扎想要拯救自己，但直到如今愈沉愈深，糾纏在這五光十色的羅網裏我找不出——也許永遠找不出一個出路。因此我想檢點這一些零星的詩稿，暫時作一個結束；但希望將來也許在實際生活中能找一些安定。

有人說我悲觀。我會用千百個名詞來解剖過自己，但從來未想到悲觀二字；分析開來講，這兩個字本沒有什麼意義。我對這現世界不是不感興味，不過還未曾找出一種自己和世界的合理的牽連。有人說我揶揄基督教，我不得不聲明這些詩中所提的上帝不是一個譯譯的名詞，並且各詩中上帝二字也不僅是汎指一神或一物，我不過拿他當作一個象徵，一個符號而已。這些都與基督

教沒有什麼關係。(我但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引我走入聖彼得的天門)我自己只知道記載經驗中的思緒和情緒，什麼是能知能解和什麼是不可知不可解，只知道用我僅有的知識與經驗來解剖來觀察自己和世界：因此我避開一切主義——因為思想和情操一鑄成主義就變作奧陶紀的化石了。

這裏面的二十一首詩大半都曾在新月，學文，文學季刊，文藝月刊，大公報文藝副刊等處發表；得各方允許重印，在此謹致謝意。此集編製是按照意趣相近者排列，拆亂了時間前後的線索。其中「野狗」一篇，詩成以後曾修改三四次；學文一卷一期發稿時，一時疏忽誤將初著筆時的草稿付印，此集中所收是修正過的。此集之能成形

，也因為幾年來時得一多先生，公超先生，和夢
寒，韓德，洵侯等至友的教導與鼓勵，是我不能
不至誠感謝的。

毓棠。二十三年五月。

目 錄

老馬	北極	死海	國家	海盜船	烏黎將軍	城	野狗	獵罪	掠	奴
----	----	----	----	-----	------	---	----	----	---	---

三 一 二 三 二 一 五 一 三 一 九 七

舞

我回來了

訴

船

燈

拒絕

殘春

忙

東風

誅

婚夕

三八

四〇

四二

四三

四五

四五

四七

四九

五一

五六

五八

老 馬

我背着兩筐鐵，一袋子沙，在古道的塵埃上走，
跨過一重谷，又繞一重山，有星光照着我的頭。
這夜的深，老松的沉默，露水哭着滿地的落花；
這長長的，長長的路，不知幾時纔能引我到家。

盤一重山，又繞一重谷，星光把路引得多麼長；
像是悲哀，像是悔，我眼前閃抖着蝙蝠的翅膀。
我緩緩的，緩緩的走，蹄下揚起了古道的灰塵，
沉重是我的擔負，我的老，沉重是我疲乏的心。

我厭了太陽，厭了月亮，厭了羣星在宇宙裏轉；

這蒼老的世界，蒼老的黃昏，再直不得我留戀。
我含着眼淚想回家，這該正是我回家的時候，
背著這兩篷鐵，一袋子沙，滿胸的失望和憂愁。

跨過一重谷，又繞一重山，星光照着我的孤寂，
這夜的深，老松的沉默，枝頭掛着露水的哭泣；
這長長的，長長的路，不知幾時纔能引我到家，
永恆的靜，永恆的休息，一堆土在遙遠的天涯。

北極

我要的是北極圈，瀰空的白雪壓蓋着冰山；
我要的是千里野雲的愁，把墨灰塗滿了天。

我願駛着冷霧飛翔，我已經是一隻絕望的鳥，
再忍受不住這生命的火，這一團亘古的燃燒。

我已經是一隻絕望的鳥，我要向北極飛翔，
去找死海裏的一勺冷水，作我靈魂的食糧；
是我靈魂永久的住家，在冰山頂上築我的巢，
再忍受不住這生命的火，這一團醜惡的煎熬。

死海

我甘心願意作一片死海，

四周有荒山圍我在當中；

荒山只要高，用不着舊秀，
好阻擋住東西南北的風。

荒山只要高，能遮住太陽，
讓昏黑永遠蒙蓋這海面。

這裏也不要星光和月光，

更不要鯊魚，搭巢的海燕；

最好容許我永遠的安靜，

用不着流雲舒幾朵依戀；
不要波瀾捲起銀光的笑，

催促着鷗鳥去迎接春天。

我甘心願意作一片死海，

萬物都不來惹我的憂愁；

我也不向萬物要求歡喜，

同情，安慰……我都不願接收。

這樣我可以享受我自己

永久的青春和永久的老；

安靜是一卷讀不盡的書，

幫助我靈魂向天地祈禱。

等銅笛招呼最後的裁判，

那時世界不成一個世界，

上帝會點頭笑：只有這片

可憐的死海算沒有罪孽。